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 乐爱国

摘要: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白寿彝;朱熹;道谦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9-0064-04

一般认为,朱熹早年从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翥,后来又从学于李侗。然而,不少佛书认为,朱熹在拜师于李侗之前,还曾从学于道谦和尚。以史学而著称的白寿彝,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他所撰《朱熹底师承》包含了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尤其是从佛书之外得到了新的证据。然而,或许是由于对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的忽视,或许是由于白寿彝以史学而闻名,而现代的朱子学研究者很少能够跨越学科壁垒去关注白寿彝的这一研究成果,以至于关于朱熹从学于道谦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

一、白寿彝的考证

白寿彝于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黄子通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1](p490)}。他后来

回忆说:“当时是想做三件事。一件是朱熹语录的研究,一件是朱子文集系年的编撰,一件是写朱熹撰述考。对这三件事,我都尽其所能,认真工作过。”^[2]于是,在1933至1936年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朱熹辨伪书语》(1933年)、《朱子语录诸家编辑序目》(1935年)、《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1935年)、《〈周易本义〉考》(1936年)、《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1936年)、《〈仪礼经传通解〉考证》(1936年)、《朱易散记》(1936年)、《朱熹底师承》(1936年)等文章。

白寿彝的《朱熹底师承》,分为第一节:总论,第二节:胡宪,第三节:刘勉之,第四节:刘子翥,第五节:道谦,第六节:李侗,第七节:诸师影响下的朱熹。不仅考察了正史所载朱熹师承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翥和李侗,还对朱熹从学于道谦,做了考证。

关于朱熹从学于道谦和尚,以往多见于佛书。

项目来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首席专家;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朱子学。

在白寿彝《朱熹底师承》发表之前,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朱子学派》第一编第二章:朱子学术之渊源,有过说明。谢无量引《佛祖通载》所说“朱子十八时,从学刘屏山(刘子翥),屏山意其必留意举业,搜其篋,仅有宗杲《大慧语录》一帙”;又引《归元直指》所谓,朱子尝以赵州狗子有佛性而请教于大慧弟子开善道谦禅师曰:“熹向蒙大慧禅师,开示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以此证明朱熹早年尝好宗杲《语录》,且与其弟子道谦有过交往。^{[3](pp.24-25)}白寿彝《朱熹底师承》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考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白寿彝认为,朱熹从学于道谦,可能与刘屏山有关。他说:“熹从道谦问学,我疑即是子翥的关系。子翥尝修开善院,而道谦是开善底和尚,且出世于开善的时候,颇得力于子翥之兄子羽,道谦与子翥之往来,当甚密。熹大概是在子翥那里看见道谦而认得他的。(此亦可见熹从道谦问学的时候,自较初从学子翥时为迟。)”^{[4](p.93)}

第二,从佛书之外得到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李侗《与罗博文》,说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按谦开善即谓开善寺的道谦。又一个证据,是熹《游密庵》诗自述‘弱龄慕丘壑,兹山履(屐)游盘’。按,‘慕丘壑’即游心世外之意。密庵,道谦所居,熹《答吕伯恭》谓‘密庵主僧(从穆)近已死,……但此庵所入亦薄,非复谦老之时矣’,可证。慕丘壑而屡游盘于密庵是即熹屡从道谦学佛之证。”^{[4](p.93)}白寿彝还引朱熹《答汪尚书》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指出:“如果‘其人’不是指释迦及其他祖师说,恐怕也只有道谦来承当了。”^{[4](p.93)}

第二,以佛书《云卧纪谈》载道谦答朱熹书,以及《释氏资鉴》载朱熹祭道谦文,作为旁证,并且认为,这两篇文字虽然不一定完全出于道谦和朱熹的手笔,但其中所述的情形,可能是事实。^{[4](pp.93-95)}

应当说,白寿彝的考证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提出佛书之外的两个证据,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下分别对白寿彝从佛书之外得到的这两个证据,作进一步的说明。

二、李侗的《与罗博文》

白寿彝关于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第一个证据是: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

朱熹曾编《延平答问》,其中未提及李侗《与罗博文》。就正史而言,所谓李侗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最早可能来自朱熹门人李方子所撰《紫阳年谱》。该书已佚失,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录有《紫阳年谱》之要,其中载:“延平与其友罗博文宗礼书曰:‘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用处无,则非矣。’”^[5]

此后,宋代李幼武所编《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朱熹》,明代胡广《性理大全》卷四十一《诸儒三》、戴铣《朱子实纪》所载朱子《年谱》、罗钦顺《困知记》卷上、朱衡《道南源委录》卷五《晦庵朱先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道学崇黜》,直到清代颜元《存学编》卷三《性理评》、熊赐履《学统》卷九《正统》、洪嘉植《朱子年谱》以及王懋竑《朱子年谱》等,都有同样的记载。

清顺治初年,林润芝整理补辑成《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顺治十一年(1654年),李侗裔孙孔文(字葆初)予以刊行。该书卷三《与罗博文》^{[6](p.482)},经比照,较为接近明代朱衡《道南源委录》卷五《晦庵朱先生》所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重订《李延平先生文集》,并为之序,一直流传至今。该书卷一《与罗博文》^{[7](p.4)},与李孔文刻本《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三《与罗博文》完全一致。

可见,白寿彝关于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第一个证据,即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是被广泛认可的,而且显然是朱熹从学于道谦的最重要的证据。

三、朱熹的《游密庵》

白寿彝关于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第二个证据是:朱熹的《游密庵》。

密庵,据吕祖谦《入闽录》所述,“密庵,距五夫七里。庵乃僧道谦所庐”,“谦歿余二十年”。^{[8](p.237)}又据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答吕伯恭》所言“密庵主僧从穆近已死……但此庵所入亦薄,非复谦老之时矣”^{[9](p.1437)},可知密庵曾为道谦之居所。

朱熹对道谦曾居住的密庵,感情颇深。《朱文公文集》中有游密庵诗多首,有《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绝字》、《次韵宿密庵》、《游密庵》、《宿密庵分韵赋诗得衣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游密庵得空字》等;此外,还

作《游密庵记》。

朱熹《游密庵》云：“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朝隳青冥外，暮陟浮云端。晴岚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岁月如飞翰。……”^{[10](p.422)}如前所述，白寿彝通过对其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的解读，认为“慕丘壑而屡游盘于密庵是即熹屡从道谦学佛之证”。

应当说，仅仅根据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密庵，并不能完全证明他曾向居于密庵的道谦学佛，但这至少证明朱熹与道谦的密切关系，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与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一起，证明朱熹曾从道谦学佛。

白寿彝《朱熹底师承》还讨论了道谦对朱熹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道谦的根本思想，虽后来为朱熹所完全不取，但“也不是全无意义的”^{[4](p.99)}。他引佛书《云卧纪谈》所载道谦答朱熹书：“十二时中，有事时，随事应受；无事时，便回头，向这一念上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将这话头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凿，不要生知见，不要强承当。如合眼跳黄河，莫问跳得过，跳不过，尽十二分气力打一跳。若真个跳得，这一跳便百了千当也。若跳不过，但管跳，莫论得失，莫顾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拟议。若迟疑动念，便没交涉也。”^{[4](pp.93-94)}又引《朱子语类》载朱熹六十岁时告徐容父说：“为学须是裂破藩篱，痛底做去。所谓一丈（杖）一条痕，一捆一掌血，使之历历落落，分明开去，莫要含糊。”并且认为，朱熹的这种学问态度，“却正是道谦告诉熹的跳黄河式的办法”^{[4](p.99)}。

四、存在的问题

朱熹曾经说过：“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9](p.1295)}可见，朱熹曾师从于禅师。问题是，师从于哪一位？佛书上大都认为，朱熹曾师从于道谦禅师。佛书之外的论证也不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李方子所撰《紫阳年谱》最早指出：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二是不少材料证明朱熹与道谦的关系密切，在这一方面，白寿彝提出的朱熹《游密庵》证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也属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证据。

自白寿彝的考证之后，胡适于1961年2月5日有《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一文，对《佛法金汤编》一书中有关朱熹与道谦关系的论

述予以了讨论。该文提及《佛法金汤编》中引自《释氏资鉴》的朱熹祭道谦文，并肯定它是朱熹早年的文字。该文也引述了李侗的《与罗博文》作为论据，同时还认为，《朱子语类》一百四所载朱熹言“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此）。一日在病翁（刘子翥）所，会一僧，与之语”中的“一僧”即道谦。^{[11](pp.3488-3490)}该文最后引《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所载道谦与朱熹的一次关于病愈的对话：“道谦言：‘《大藏经》中言，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谦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无事。’”显然，这是从佛书之外论证朱熹曾师从于道谦的又一证据。

笔者以为，要进一步从佛书之外论证朱熹曾师从于道谦，还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需要证明李方子《紫阳年谱》所载，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是确实可靠的资料。这一资料虽然被广泛认可并转引，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甚至由李侗裔孙孔文刊刻的、包含《与罗博文》在内的《李延平先生文集》，还曾被《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窜乱之本”，而只作为存目。^{[12](p.780)}

第二，需要更多地证明朱熹与道谦的密切关系。关于朱熹与道谦的密切关系，白寿彝以朱熹的《游密庵》证明朱熹曾多次游盘于道谦的居所；胡适以道谦与朱熹的一次关于病愈的对话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应当说，这些都是从佛书之外论证朱熹曾师从于道谦的重要论据。

此外，笔者提出一条新的证据：朱熹曾自云：“向送葬开善，望见两山之间有光如野烧，从地而发，高而复下。问云，其山旧有铜坑也。”^{[13](p.3288)}开善，即道谦。显然，朱熹曾为道谦送葬。至于朱熹是否有佛书上所记载的祭道谦文，则还需要作进一步论证。

另据朱熹《书先吏部与净悟书后》所述，朱熹父亲曾与净悟禅师有深交，还经常为朱熹讲富文忠、赵清献学佛之事；朱熹称：“其言收敛确实，无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14](p.3970)}对此，清人姚范以为，朱熹曾师从于净悟禅师；而此前明儒邓元锡（号潜谷）则以为，净悟即道谦。^{[15](p.135)}

应当说，白寿彝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做过重要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他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

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虽然后来胡适的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证据,但是,白寿彝的论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于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都没有能够超出这样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白寿彝:《我在燕京的学习生活》,《白寿彝文集》第6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6。

[4]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

[5](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6](清)林润芝、李孔文编:《李延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7](清)张伯行编:《李延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

[1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

[1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2](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

[15](清)姚范:《援鹤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参考书目:

1.白寿彝:《我在燕京的学习生活》,《白寿彝文集》第6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0页。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24—25页。

4.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3页。

5.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3页。

6.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3页。

7.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3—95页。

8.(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朱子传授》,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9.(清)林润芝、李孔文编:《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三《与罗博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82页。

10.(清)张伯行编:《李延平集》卷一《与罗博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11.(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十五《入闽录》,《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1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年,第1437页。

1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游密庵》,《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年,第422页。

14.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9页。

15.引自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3—94页。

16.白寿彝:《朱熹底师承》,《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9期,第99页。

1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年,第1295页。

1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3488—3490页。

19.(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子部·儒家类二·延平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0页。

2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八)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88页。

2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书先吏部与净悟书后》,《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2年,第3970页。

22.(清)姚范:《援鹤堂笔记》卷四十七《杂识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 福建 361005)

(责任编辑:夏也)